紅樓夢/第11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一三回　忏宿冤鳳姐託村嫗　釋舊憾情婢感痴郎

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，見人少了，更加混說起來，唬得眾人都恨，就有兩個女人攙著。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，說一回，哭一回，有時爬在地下叫饒，說：“打殺我了！紅胡子的老爺，我再不敢了。”有一時雙手合著，也是叫疼。眼睛突出，嘴里鮮血直流，頭髮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那時又將天晚，趙姨娘的聲音只管喑啞起來了，居然鬼嚎一般。無人敢在他跟前，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，趙姨娘一時死去，隔了些時又回過來，整整的鬧了一夜。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語，只裝鬼臉，自己拿手撕開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象有人剝他的樣子。可怜趙姨娘雖說不出來，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。正在危急，大夫來了，也不敢診，只囑咐“辦理後事罷”，說了起身就走。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：“請老爺看看脈，小的好回稟家主。”那大夫用手一摸，已無脈息。賈環聽了，然後大哭起來。眾人只顧賈環，誰料理趙姨娘。只有周姨娘心里苦楚，想到：“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！況他還有兒子的，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！”于是反哭的悲切。且說那人赶回家去回稟了。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，陪著環兒住了三天，一同回來。

那人去了，這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里拷打死了。又說是“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，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。”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，甚是著急，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，看著賈璉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愛，本來事也多，竟象不與他相干的。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，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，只打發人來問問，并不親身來看。鳳姐心里更加悲苦。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。鳳姐此時只求速死，心里一想，邪魔悉至。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，漸近床前說：“姐姐，許久的不見了。做妹妹的想念的很，要見不能，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。姐姐的心机也用盡了，咱們的二爺糊涂，也不領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作事過于苛刻，把他的前程去了，叫他如今見不得人。我替姐姐氣不平。”鳳姐恍惚說道：“我如今也後悔我

的心忒窄了，妹妹不念舊惡，還來瞧我。”平兒在旁聽見，說道：“奶奶說什麼？”鳳姐一時蘇醒，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來索命。被平兒叫醒，心里害怕，又不肯說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“我神魂不定，想是說夢話。給我捶捶。”平兒上去捶著，見個小丫頭子進來，說是“劉姥姥來了，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。”平兒急忙下來說：“在那里呢？”小丫頭子說：“他不敢就進來，還聽奶奶的示下。”平兒聽了點頭，想鳳姐病里必是懶待見人，便說道：“奶奶現在養神呢，暫且叫他等著。你問他來有什麼事么？”小丫頭子說道：“他們問過了，沒有事。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沒有報才來遲了。”小丫頭子說著，鳳姐聽見，便叫“平兒，你來，人家好心來瞧，不要冷淡人家。你去請了劉姥姥進來，我和他說說話兒。”平兒只得出來請劉姥姥這里坐。

鳳姐剛要合眼，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，就象要上炕似的。鳳姐著忙，便叫平兒說：“那里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里來了！”連叫兩聲，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：“奶奶要什麼？”鳳姐睜眼一瞧，不見有人，心里明白，不肯說出來，便問丰兒道：“平兒這東西那里去了？”丰兒道：“不是奶奶叫去請劉姥姥去了么。”鳳姐定了一會神，也不言語。

只見平兒同劉姥姥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，說：“我們姑奶奶在那里？”平兒引到炕邊，劉姥姥便說：“請姑奶奶安。”鳳姐睜眼一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說：“姥姥你好？怎麼這時候才來？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。”劉姥姥看著鳳姐骨瘦如柴，神情恍惚，心里也就悲慘起來，說：“我的奶奶，怎麼這幾個月不見，就病到這個分兒。我糊涂的要死，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！”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。青兒只是笑，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，便叫小紅招呼著。劉姥姥道：“我們屯鄉里的人不會病的，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，從不知道吃藥的。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著什麼了罷？”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，便在背地里扯他。劉姥姥會意，便不言語。那里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，扎掙著說：“姥姥你是有年紀的人，說的不錯。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，你知道么？”劉姥姥詫异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？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，這便怎麼樣呢？”平兒道：“這怕什麼，他還有老爺太太呢。”劉姥姥道：“姑娘，你那里知道，不好死了是親生的，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。”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眾人都來勸解。

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，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，也哭起來。鳳姐一面哭著道：“你見過了姥姥了沒有？”巧姐兒道：“沒有。”鳳姐道：“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，就和乾娘一樣，你給他請個安。”巧姐兒便走到跟前，劉姥姥忙著拉著道：“阿彌

陀佛，不要折殺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來，你還認得我么？”巧姐兒道：“怎麼不認得。那年在園里見的時候我還小，前年你來，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蛐蛐兒，你也沒有給我，必是忘了。”劉姥姥道：“好姑娘，我是老糊涂了。若說蛐蛐兒，我們屯里多得很，只是不到我們那里去，若去了，要一車也容易。”鳳姐道：“不然你帶了他去罷。”劉姥姥笑道：“姑娘這樣千金貴体，綾羅裹大了的，吃的是好東西，到了我們那里，我拿什麼哄他頑，拿什麼給他吃呢？這倒不是坑殺我了么。”說著，自己還笑，他說：“那麼著，我給姑娘做個媒罷。我們那里雖說是屯鄉里，也有大財主人家，幾千頃地，幾百牲口，銀子錢亦不少，只是不象這里有金的，有玉的。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种人家，我們庄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，也算是天上的人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你說去，我願意就給。”劉姥姥道：“這是頑話兒罷咧。放著姑奶奶這樣，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，那里肯給庄家人。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頭太太們也不給。”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，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。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，漸漸的就熟起來了。

這里平兒恐劉姥姥話多，攪煩了鳳姐，便拉了劉姥姥說：“你提起太太來，你還沒有過去呢。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，也不枉來這一趟。”劉姥姥便要走。鳳姐道：“忙什麼，你坐下，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么？”劉姥姥千恩萬謝的說道：“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”，說著，指著青兒說：“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。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，家里也掙了好幾畝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种些菜蔬瓜果，一年賣的錢也不少，盡夠他們嚼吃的了。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匹，在我們村里算過得的了。阿彌陀佛，前日他老子進城，聽見姑奶奶這里動了家，我就幾乎唬殺了。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里，我才放心。後來又聽見說這里老爺升了，我又喜歡，就要來道喜，為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。昨日又聽說老太太沒有了，我在地里打豆子，聽見了這話，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，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場。我和女婿說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不管真話謊話，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。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，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，今兒天沒亮就赶著我進城來了。我也不認得一個人，沒有地方打聽，一徑來到後門，見是門神都糊了，我這一唬又不小。進了門找周嫂子，再找不著，撞見一個小姑娘，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，攆了。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遇見了熟人，才得進來。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。”說著，又掉下淚來。平兒等著急，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，說：“你老人家說了半天，口干了，咱們喝碗茶去罷。”拉著劉姥姥到下房坐著，青兒在巧姐兒那邊。劉姥姥道：“茶倒不要。好姑娘，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，哭哭老太太去罷。”平兒道：“你不用忙，今兒也赶不出城的了。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來的。別思量。”劉姥姥道：“阿彌陀佛，姑娘是你多心，我知道。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？”平兒道：“你瞧去妨礙不妨礙？”劉姥姥道：“說是罪過，我瞧著不好。”正說著，又聽

鳳姐叫呢。平兒及到床前，鳳姐又不言語了。平兒正問丰兒，賈璉進來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語，走到里間氣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進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麼。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：“奶奶不吃藥么？”平兒道：“不吃藥。怎麼樣呢？”賈璉道：“我知道么！你拿柜子上的鑰匙來罷。”平兒見賈璉有氣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。鳳姐不言語，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里就走。賈璉道：“有鬼叫你嗎！你擱著叫誰拿呢？”平兒忍氣打開，取了鑰匙開了柜子，便問道：“拿什麼？”賈璉道：“咱們有什麼嗎？”平兒氣得哭道：“有話明白說，人死了也願意！”賈璉道：“還要說么！頭里的事是你們鬧的。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，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，你說有么？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么？誰叫我應這個名兒！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。你不依么？”平兒聽了，一句不言語，將柜里東西搬出。只見小紅過來說：“平姐姐快走，奶奶不好呢。”平兒也顧不得賈璉，急忙過來，見鳳姐用手空抓，平兒用手攥著哭叫。賈璉也過來一瞧，把腳一跺道：“若是這樣，是要我的命了。”說著，掉下淚來。丰兒進來說：“外頭找二爺呢。”賈璉只得出去。

這里鳳姐愈加不好，丰兒等不免哭起來。巧姐聽見赶來。劉姥姥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里念佛，搗了些鬼，果然鳳姐好些。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，也過來了，先見鳳姐安靜些，心下略放心，見了劉姥姥，便說：“劉姥姥你好？什麼時候來的？”劉姥姥便說：“請太太安。”不及細說，只言鳳姐的病。講究了半天，彩雲進來說：“老爺請太太呢。”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，便過去了。鳳姐鬧了一回，此時又覺清楚些，見劉姥姥在這里，心里信他求神禱告，便把丰兒等支開，叫劉姥姥坐在頭邊，告訴他心神不宁如見鬼怪的樣。劉姥姥便說我們屯里什麼菩薩靈，什麼廟有感應。鳳姐道：“求你替我禱告，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。”便在手腕上褪下一支金鐲子來交給他。劉姥姥道：“姑奶奶，不用那個。我們村庄人家許了願，好了，花上幾百錢就是了，那用這些。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許願。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。”鳳姐明知劉姥姥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強，只得留下，說：“姥姥，我的命交給你了。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，也交給你了。”劉姥姥順口答應，便說：“這麼著，我看天氣尚早，還赶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兒姑奶奶好了，再請還願去。”鳳姐因被眾冤魂纏繞害怕，巴不得他就去，便說：“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穩睡一覺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里住下罷。”劉姥姥道：“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，沒的在這里打嘴。我帶他去的好。”鳳姐道：“這就是多心了。既是咱們一家，這怕什麼。雖說我們窮了，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。”劉姥姥見鳳姐真情，落得叫青兒住幾天，又省了家里的嚼吃。只怕青兒不肯，不如叫他來問問，若是他肯，就留下。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。青兒因與巧姐

兒頑得熟了，巧姐又不願他去，青兒又願意在這里。劉姥姥便吩咐了幾句，辭了平兒，忙忙的赶出城去。不題。

且說櫳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，因蓋省親園子，將那庵圈在里頭，向來食用香火并不動賈府的錢糧。今日妙玉被劫，那女尼呈報到官，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，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，依舊住下。不過回明了賈府。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，只為賈政新喪，且又心事不宁，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。漸漸傳到寶玉耳邊，說妙玉被賊劫去，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。寶玉聽得十分納悶，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，這個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。但是一無下落，心下甚不放心，每日長噓短歎。還說：“這樣一個人自稱為‘檻外人’，怎麼遭此結局！”又想到：“當日園中何等熱鬧，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，豈知風波頓起，比林妹妹死的更奇！”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來，想到《庄子》上的話，虛無縹緲，人生在世，難免風流雲散，不禁的大哭起來。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，百般的溫柔解勸。寶釵初時不知何故，也用話箴規。怎奈寶玉抑郁不解，又覺精神恍惚。寶釵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聽，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，也是傷感，只為寶玉愁煩，便用正言解釋。因提起“蘭兒自送殯回來，雖不上學，聞得日夜攻苦。他是老太太的重孫，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，老爺為你日夜焦心，你為閒情痴意糟蹋自己，我們守著你如何是個結果！”說得寶玉無言可答，過了一回才說道：“我那管人家的閒事，只可歎咱們家的運氣衰頹。”寶釵道：“可又來，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，接續祖宗遺緒。你只是執迷不悟，如何是好。”寶玉聽來，話不投机，便靠在桌上睡去。寶釵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著，自己卻去睡了。

寶玉見屋里人少，想起：“紫鵑到了這里，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，冷冷清清撂著他，我心里甚不過意。他呢，又比不得麝月秋紋，我可以安放得的。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，他在我這里伴了好些時，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里，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。如今不知為什麼，見我就是冷冷的。若說為我們這一個呢，他是和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。我有不在家的日子，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，到我來了，紫鵑便走開了。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。噯，紫鵑，紫鵑，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，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么！”因又一想：“今晚他們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麼話。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，便陪個不是也使得。”想定主意，輕輕的走出了房門，來找紫鵑。

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里間。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，只見里面尚有燈光，便用舌

頭舔破窗紙往里一瞧，見紫鵑獨自挑燈，又不是做什麼，呆呆的坐著。寶玉便輕輕的叫道：“紫鵑姐姐還沒有睡么？”紫鵑聽了唬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才說：“是誰？”寶玉道：“是我。”紫鵑聽著，似乎是寶玉的聲音，便問：“是寶二爺么？”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。紫鵑問道：“你來做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我有一句心里的話要和你說說，你開了門，我到你屋里坐坐。”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：“二爺有什麼話，天晚了，請回罷，明日再說罷。”寶玉聽了，寒了半截。自己還要進去，恐紫鵑未必開門，欲要回去，這一肚子的隱情，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。無奈，說道：“我也沒有多余的話，只問你一句。”紫鵑道：“既是一句，就請說。”寶玉半日反不言語。紫鵑在屋里不見寶玉言語，知他素有痴病，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，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，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，又問道：“是走了，還是傻站著呢？有什麼又不說，盡著在這里慪人。已經慪死了一個，難道還要慪死一個么！這是何苦來呢！”說著，也從寶玉舔破之處往外一張，見寶玉在那里呆聽。紫鵑不便再說，回身剪了剪燭花。忽聽寶玉歎了一聲道：“紫鵑姐姐，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，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？我固然是個濁物，不配你們理我，但只我有什麼不是，只望姐姐說明了，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！”紫鵑聽了，冷笑道：“二爺就是這個話呀，還有什麼？若就是這個話呢，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著聽俗了！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，我是太太派來的，二爺倒是回太太去，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。”說到這里，那聲兒便哽咽起來，說著又醒鼻涕，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，便急的跺腳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，我的事情你在這里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，難道你還不叫我說，叫我憋死了不成！”說著，也嗚咽起來了。

寶玉正在這里傷心，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：“你叫誰替你說呢？誰是誰的什麼？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，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，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。”這一句話把里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。你道是誰，原來卻是麝月。寶玉自覺臉上沒趣。只見麝月又說道：“到底是怎麼著？一個陪不是，一個人又不理。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。噯，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，外頭這麼怪冷的，人家央及了這半天，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。”又向寶玉道：“剛才二奶奶說了，多早晚了，打量你在那里呢，你卻一個人站在這房檐底下做什麼！”紫鵑里面接著說道：“這可是什麼意思呢？早就請二爺進去，有話明日說罷。這是何苦來！”寶玉還要說話，因見麝月在那里，不好再說別的，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，一面說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個心了！惟有老天知道罷了！”說到這里，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，滔滔不斷了。麝月道：“二爺，依我勸你死了心罷，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。”寶玉也不答言，遂進了屋子。只見寶釵睡了，寶玉也知寶釵裝睡。卻是襲人說了一句道：“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，巴巴兒的跑

那里去鬧，鬧出——”說到這里也就不肯說，遲了一遲才接著道：“身上不覺怎麼樣？”寶玉也不言語，只搖搖頭兒，襲人一面才打發睡下。一夜無眠，自不必說。

這里紫鵑被寶玉一招，越發心里難受，直直的哭了一夜。思前想後，“寶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。後來寶玉明白了，舊病复發，常時哭想，并非忘情負義之徒。今日這种柔情，一發叫人難受，只可怜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。如此看來，人生緣分都有一定，在那未到頭時，大家都是痴心妄想。乃至無可如何，那糊涂的也就不理會了，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，灑淚悲啼。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，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，無休無了。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，無知無覺，倒也心中乾淨！”想到此處，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。才要收拾睡時，只聽東院里吵嚷起來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